

2014年12月12日 农曆 甲午年十月二十一 星期五

Phone: (610) 617-8800 Fax: (610) 482-9220 MetroChinese@yahoo.com Address: 924 Cherry St., Suite 201, Phila. PA 19107

12/12/2014–12/18/2014

[www.MetroChinese.com](http://www.MetroChinese.com)

## —[ 時光專欄 · 紀念左軍 ]—

# 永遠的沙龍影人——林左軍

文/時光文藝沙龍 趙波

“從2003年的黃石背包游開始喜歡上了攝影，我覺得攝影這一愛好讓自己更在意身邊的美，眼睛是最好的鏡頭，記憶是最好的底片。多走，多看，多拍，多刪，大家多交流”，這是林左軍在剛剛加入費城時光文藝沙龍不久後介紹自己時說的。

2014年5月因為意外離我們而去的林左軍是一位研究藥物生理的科學家，一位好父親，好丈夫，一位長跑愛好者，也是一位攝影愛好者。

我和左軍是通過時光攝影沙龍認識的。第一次見面是在2012年一月的時光根源攝影展上，最後一次見面是他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左軍在2011年下半年加入時光沙龍，我們在2012年初的時光根源攝影展相遇，當年的影展上，他的一幅《喀納斯之秋》賣出去了，那是一幅秋天晨霧中的駿馬圖（圖1）。記得當時每個人都寫了一小段自我簡介，左軍是這麼寫自己的：“尼康超級用戶，上班用顯微鏡研發新藥，下班用相機追尋美好瞬間”，後來他還說簡介寫差了，應該改成：下班帶着相機追隨美好時光。這個“時光”是個雙關語，暗指時光沙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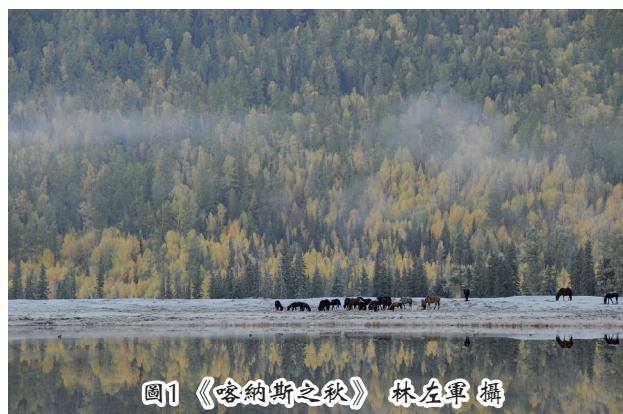


圖1 《喀納斯之秋》 林左軍 摄



林左軍 摄

左軍在flickr網站上留下的多半是他去過的地方，包括參加的活動，用餐，家庭，旅遊，無處不照。沙龍的老槍（蕭燕）說他“‘隨時、隨處、隨



圖2 《Runner》 林左軍 摄

意’的片子令人耳目一新、思路頓開。那小街、僻巷、孤燈、片葉，皆可入畫；紅蕊、黃櫨、綠藤、藍天，不論春秋。看得出游蕩中食指隨時準備出擊、散步時眼神隨處四下張望、片子看似隨意但已胸有成畫。”

從他的影集裏可以看出他去過很多風景名勝，但最多的還是家附近的Valley forge公園，總共有五個Valley Forge的影集。普普通通的公園在他鏡頭裏的是那麼的不一樣（圖2）。他說過，他要“用相機追尋美好瞬間”，用他的鏡頭來抓住平凡日子裏的美好瞬間。

有一次在討論風景和景物裏的人的題材時，左軍提到他的看法：“決大多數情況下我希望我的風景片裏有人物活動，使得片子更有生氣，以人反襯景觀或建築的宏大氣勢，以艷麗的服飾點綴色彩，但是人物處于恰當的位置和姿態又往往可遇不可求。”對照他上面那張Valley Forge公園早晨的照片，晨霧中長跑的人物一下子就讓片子有了生機，這和他平時善于觀察和用心構圖分不開的。

出事的前兩天左軍給我留言，說想找幾個朋友一起吃飯聊天，於是第二天我們通了個電話，訂了



圖為林左軍 楊愷 摄



林左軍 摄



林左軍 摄

晚上去TJ's喝酒，并約上了James，楊愷和譚教授夫婦。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得很高興，聊得更高興，當時還有餘運生和劉軍等人也在。記得我和他談到了在北京東城上中學，談到了他心愛的Nokia手機的相機功能。他隨時隨地都在拍，酒吧的酒單，桌子上的啤酒杯，牆上的廣告畫，一律收進手機。他對手機照有特別的鐘愛。我真希望時間能定格在那個晚上，因為第二天一早他就和何奮金去了valley forge公園，再也沒有回來。

在沙龍裏大家為了對攝影的共同愛好和熱情走到了一起。雖然有時我們連攝友的職業都不知道，但是通過攝影這個橋梁，我們建立起了真正的友誼，正如我們和何奮金，林左軍兩位兄弟的友情一樣。

左軍就是這麼一個人，真真切切，熱愛生活，熱愛攝影，他是我們永遠的沙龍影人。



左軍出事當天的最後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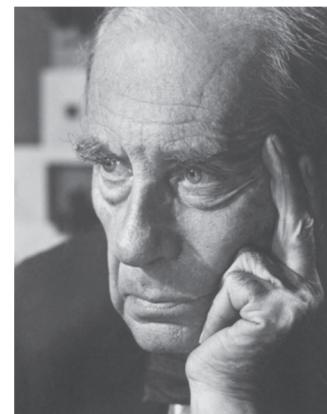
## —【時光專欄 · 譚琳談攝影】—

## 攝影的概念、原理、技術、賞析和評論

## Photography: Its Concept, Principles, Techniques,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

上期我們講了我們討論攝影與別人不同的地方，現在就這個問題進一步談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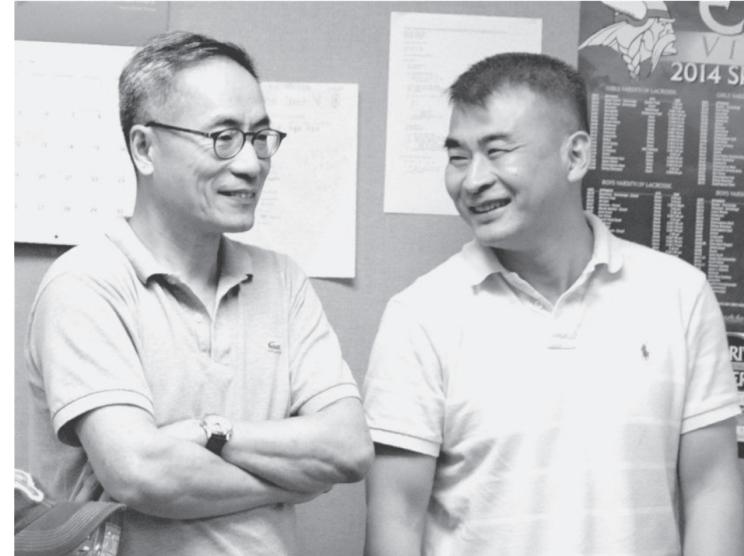
我們講原理，但並不講金科玉律。什麼意思呢？比如紐約攝影學院的教材裏面，講完一講後還生怕你不知道，然後說，記住嚟，有三點，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像部隊裏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樣。咱們不管這些，我覺得藝術不應是這麼玩法。在數學裏面我們教課說這個東西有三點，必須跟別人講清楚，不可能有第四點了。但藝術裏不可能。肯定會有人說，我這個比你的好吧，我有一點是我自己的，你為什麼沒有寫出第四點來？我們不是帶學徒，不是培養工匠，所以我們不分兩步走。有的人說，哎呀，我們是初學的，你先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然後我們再從藝術方面提高。我覺得學藝術應該眼光看得高一點，不能說先看到中的我學到低的，然後我再看到高的再去學中的。因為你可能辛辛苦苦把風格定了之後就定型了。我覺得一開始寧可眼高，手慢慢地從低到高去，眼光絕對應該一步到位，不能分兩步走。我們既會講規律講rule，也要講例外。每講一個規律的時候都先跟你說好，有可能要有例外的，並給你指出可能的例外。因為好的作品都會帶一點這種“破格”的味道在裏面。韋斯頓——Edward Weston, one of my Gods——說，好照片都要“破格”的，規律不過是理論家後來看到別人的照片好了再造出來表明一下自己的照片和別人的好照片對得起來而已。如果我們把原理討論清楚了，再來參考別人的技巧，自己就會去動腦筋去想我怎麼去達到這點，而不是去問，你這個光圈放在多少？速度放在多少？你用多少ISO？所以我們會花一些時間講解基本的原理，然後你就要自己去想，他這麼搞我不這麼搞我那樣搞行不行呢？祇要能滿足這個原理，我走另外一條路，這樣子可以出自己的風格和自己的作品。



韦斯顿

還有，我們希望學員不是來尋找現成的答案：你告訴我這怎麼拍，嘿，就出大片了。我沒有silver bullet，藝術裏沒有silver bullet。我希望你是帶着問題來尋找一種clue，甚至是來尋找問題的。有的人覺得，我不知道拍什麼好，那就是來找問題的。我覺得我去聽別人講座的時候，我也不會去聽別人的答案，我會去聽別人嘴裏露出來的什麼蛛絲馬迹的clue，看看他的講座中是不是他也想到了我在想的問題。我們就是為大家鋪條路，搭個臺階，給大家創造這麼一個平臺，一種資源共享的平臺。

我們的方法和別人還有不同，就是攝影愛好者，無論是發燒友還是愛好者，照不照相，來了都可以有收穫。錫得尼（Philip Sidney）——四百年前的一個英國詩人——說：“一個人可以是詩人而沒寫過詩行。”那我們說，嘿，一個人可以是藝術家鑒賞家而沒拍過照片。我們通過學習攝影，可以



林左軍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沙龙活动时与谭琳交谈（薛大海摄）

更精彩地看世界，這一點是肯定的。你不見得會拍出大片來，但是你靜下心來我們一起討論一起研究，你可以有收穫。大家有沒有看過 CBS Sunday Morning July 27, 2014? 有一個名叫 Christina Chesterman的學生被一個醉漢酒後駕車撞死了。結果她的父母在她的遺物裏面發現一個bucket list。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做bucket list？就是她想做的一些事情，其中包括，比如說，要去Niagara Falls看看，要去幫助別人做點什麼好事善事，追她的兩個男朋友打架她覺得要勸他們和好，等等。後來她的父母就到這些地方一個一個地去游走，check off the list，發現感覺非常好。他們覺得，沒想到有這麼好的方法去體驗世界體驗人生。再後來，他們附近的1000多人都照着這個list也去體驗，也去採訪，也這麼去經歷一個個地去走。他們覺得是在圓一種夢，是在感受一種生命，是經歷世界。我想在YouTube上可能還能找得到這段節目，在CBS檔案館也找得到，挺感人的。因為當時奮金和左軍剛剛出了事的前後，看了以後多了一份感受。我覺得我們也是在完成兩位朋友的bucket list上的某件事。

對於有經驗的攝影愛好者來說，我們到這兒來，很多其實已經都是大師級的水平了，至少可以得到一種confirmation。在我們交流的時候，你會覺得，噢，以前我也這麼想過，但不好意思說出來。或者得到一種refreshing：哎，我以前想過，但我沒這麼照過，你的這招我以後也去試試看。當然，也可以挑戰課堂上提出來的觀點，並沒有說我們是金科玉律。

另外，我們的課和別人的不同之處還有，討論研究的不光對攝影有幫助，對別的，對藝術的理解和欣賞也有益，對認識世界經歷人生都會意義。這也是我教書的一個general philosophy。我們這裏當地的一位朋友的小孩是我最得意的數學學生之一。教他學數學不光是教公式；SAT也罷Mathcounts也罷，教的是一種方法。而且這種方法不光初中的時候有用，高中的時候有用，到了大學他覺得還是會有用；不光學數學的時候有用，他後來學經濟學的時候還是有用；不光是他自己學習有用，他後來去教別人他覺得還是有用。這樣的話，就值了，你覺

得學一樣東西不光能滿足眼下那個immediate task，以後都會有感觸會有用。這些目的很難都完美地達到，但這是我們的目標。

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寫“The Raven”的詩人——有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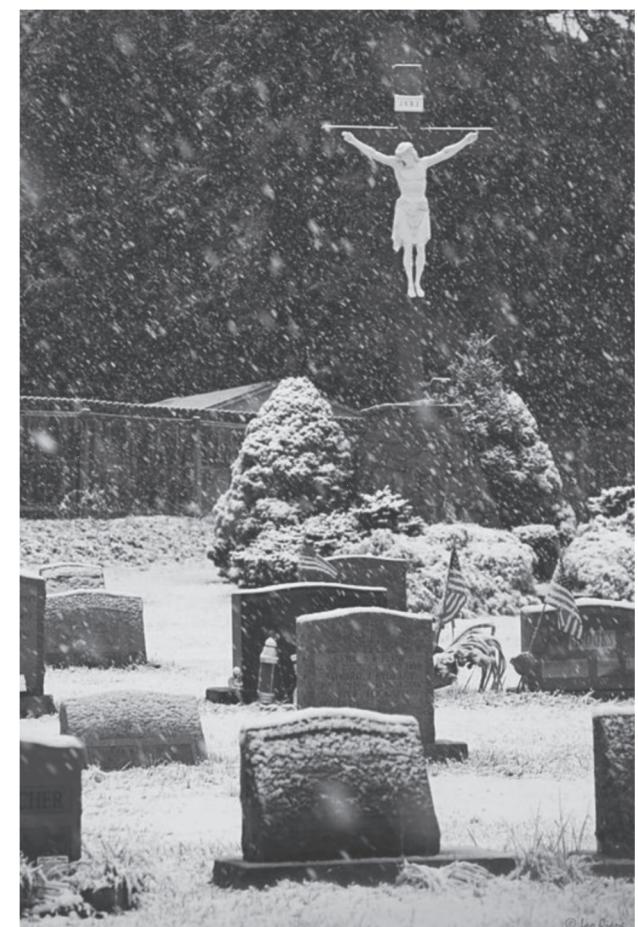
It is a happiness to wonder; it is a happiness to dream.

我們可以說：

It is a happiness to wander; it is a happiness to photograph.

亞當斯晚年也說，什麼叫charity？Charity就是giving of Things。什麼叫kindness？Kindness就是giving of Self。什麼叫art？Art就是giving and taking of Beauty。電影“Dead Poets Society”裏面好像有這麼一段臺詞：“讓我們去奮鬥，去探索，去發現，永不屈服。”

灵的归宿 萧燕摄



專時  
欄炎

設計：袁伯樂

編輯：唐丹羽

題字：譚琳

感謝時光文藝沙龍蕭燕、薛大海、譚琳、楊氳、

辜曉虎、趙波等人為本欄目提供支持

本專欄作品系作者本人委托時光文藝沙龍

授權海華都市報獨家刊載。如果您有任何

版權問題或想就作品使用聯系作者，請發

郵件至 editor@nmspress.com